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什器

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

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隊總認旗一百一十六面、旗總背旗桿七十二  
根、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金鼓一副、  
虎蹲砲六十位、鐵錘六十把、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百根、藥線盒六十箇、火繩十百八十  
根、鐵錐六十把、火藥九百斤、大鉛子五萬  
四千箇、木馬子一千八百箇、石子一千八百  
箇、皮篋一百二十箇、藥升六十箇、木送六  
十根、木郎頭六十箇、馱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棚杖四百三十二根、藥  
鏝四百三十二根、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鉛子一十二萬九  
千六百箇、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鉛子模二  
十四副、快鎗四百三十二桿、棚杖四百三十  
二根、鐵錐四百三十二把、鐵剪四百三十二  
把、藥袋四百三十二箇、藥線筒四百三十二

筒、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筒、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火藥四千五十斤、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鉛子模二十四副、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火箭篋四百三十二箇、油罩四百二十二箇、盔二千七百九十頂、甲二千七百九十副、鎗帶二千七百九十條、撒袋一千三百四件、弓一千一百五十二

張、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把、兩罩一千一百五十二箇、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雙手長刀四百三十二把、銳鈿四百三十二把、鎗棍四百三十二根、大棒六百四十八根、銅錫二百一十六口、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步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坐纛

一面、五方旗五面、高招五面、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四面、把總認旗六面、百總認旗  
二十四面、旗總旗鎗桿七十二根、隊總旗鎗  
桿二百一十六根、腰刀二百一十六把、金鼓  
一副、

鳥銃一千八十門、棚杖一千八十根、錫鯨一  
千八十箇、鉛子袋一千八十箇、藥管三萬二  
千四百箇、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鉛子二十

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鉛子模  
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  
六面、狼筈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  
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大  
箭二百一十六把、雨罩二百一十六箇、銳鈚  
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  
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戰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金鼓旗二面、門旗二面、五方  
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子銃三千三百四門、  
每輛十八門、鐵門五百一十二根、各四根、鐵錘鐵剪  
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凹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鉛子二萬五千六  
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繩一千二百  
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銃袋五百一十二箇、藥  
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鱉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火繩二千五百六十  
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棚杖五百一  
十二根、各四根、鉛子模三十四副、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筭并兩罩俱  
二百五十六箇、圍幔各一條、大油單各一張、大棍  
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  
四十四隻、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  
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  
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

四面、高招五面、金鼓旗二面、巡視旗八面

千總認旗二面、把總認旗四面、百總認旗

十六面、隊總旗一百六十面、金鼓一副

佛狼機一百六十架、每輛各二架、子鏡一千四百

四十門、各九門、鐵門三百二十根、各二根、鐵錘一

百六十把、鐵剪一百六十把、鐵匙一百六十

把、鐵錐一百六十把、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根

各二件、火藥三千二百斤、各六十斤、鉛子一萬六

千箇、各二百箇、火繩八百根、各十根、

烏銃六百四十門、各四門、柵杖六百四十根、各四

根、錫鯊六百四十箇、各四箇、藥管一萬九千二百

箇、各一百二十箇、鉛子袋六百四十箇、各四箇、銃

套六百四十箇、各四箇、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各

二十四斤、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各一千二百箇、

火繩三千二百根、各二十根、鉛子模一十六副、

大棍七百二十根、各六根、銅鍋一百六十口、各一

口、木桶一百六十隻、各一隻、喂騾柳筐八十箇、

草鋤八十口、

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大佛狼機六座、碗口銃三箇、噴

筒六十箇、鳥嘴銃一十門、煙罐一百箇、弩

箭五百枝、藥弩一十張、粗火藥四百斤、鳥

銃火藥一百斤、弩藥一瓶、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火磚一百塊、火砲二十箇、

鈎鎌十把、砍刀一十把、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藤牌二十面、寧波弓五張、鐵  
箭三百枝、灰罐一百箇、大旗一面、并號帶、大  
蓬一扇、小蓬一扇、大櫓二張、舵二門、板  
四門、大索六根、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舵索一根、繚後手索二根、每根長  
二十丈、絞旋索四根、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  
十箇、鐵鋏四把、鐵鋸四把、鐵鑽四把、鐵

鑿四把、鐵斧四把、薄刀二把、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小鼓四面、大桅旗一頂、五方  
旗五頂、水桶四担、并擦梁、燈籠十盞、木梆鐵  
鐸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鐵蒺藜一千箇、  
灰三石

各兵自備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根、



次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碗口鏡三箇、鳥嘴鏡六把、噴筒五十箇、煙罐八十箇、火砲一十箇、火磚五十塊、火箭二百枝、粗火藥二百觔、鳥鏡火藥六十觔、藥弩六張、弩箭一百枝、弩藥一瓶、大小鉛彈二百觔、鈎鎌六把、砍刀六把、過船釘鎗十根、標鎗八十枝、藤牌十二面、寧波弓二張、鐵箭二百枝、灰罐五十箇

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煙罐六十箇、火磚二

十塊、火箭一百枝、粗火藥一百五十觔、鳥

鏡火藥四十觔、藥弩四張、弩箭一百枝、弩

藥一瓶、大小鉛彈一百六十觔、鈎鎌四把、

砍刀四把、過船釘鎗八根、標鎗四十枝、灰

罐三十箇、大旗一面、并號帶、大蓬一扇、小蓬

一扇、遮陽蓬八扇、大櫓二枝、邊櫓八枝、

舵二門、棹二門、竹槁二十根、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板舵索一根、繚後手  
索二根、椗繳二根、每根長二十丈、絞椗索一根、  
篋纜一根、鐵鍋二口、并竈蓋、鐵鋸一把、花  
碗四十箇、鐵鑽一把、鐵斧一把、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銅鑼一面、重五斤、更鼓一面、小  
鼓一面、五方旗五面、燈籠四盞、木梆一箇、  
鐵鐸一箇、備用杉松木五株、繩五根、  
捕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三十觔、麻三十觔、

灰二石、

各兵自備用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根、

一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裏一升、研爲細  
末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煨、一升蒸  
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爲度、研爲  
麵、另包、四合用鹽醋浸晒、亦以不入爲度、晒研爲  
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

隨行忘帶者如失軍器同

車馬步什器總數

盔甲、臂手、鈎鎌、銳鈿、夾刀、鴨嘴棍、大

棒、長刀、藤木牌、狼筈、腰刀、大將軍

虎蹲砲、快鎗、鳥銃、提砲、皮篋、銅鍋、

鑼鼓旗、狼機、圍幔、油篋罩、木桶、柳筐

火鑱石、鉛子模、木馬子、鐵鑿鉞

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有損

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脩

鞵帶、柳瓢、解手刀、弓、箭、弦、撒袋

火線、子藥袋、藥管、火線銅、銳套、燈籠

水袋、馬鞍仗、夾板、料兜、繩絆、釘鉞

解錐、草鋤、鞵鞋、號衣、大帽、石子

鐵斧

以上俱于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直估  
明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若責本

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又非市買可得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管官呈報本將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者重責示懲官爲之處愿納價者免

鐵門 鐵錘 鐵剪 鐵錐 藥匙 鐵送子

柳杖 錫鯮 火繩 木柳 車騾鞍屨 繩索

 木枕 木郎頭 馱架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 騎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鞞帶一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柳瓢一箇 隊總同

鳥銃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鞞帶一條柳瓢一箇 火 兵以上皆同 鳥銃一門長刀一把柳杖一根 快鎗

手同 錫鯮一箇 盛藥線 藥管三十箇 或六十箇 鉛

子袋一箇 二項快鎗手同 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

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  
三百箇快鎗手同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快

鎗手同 鏡容三錢鉛子為合式藥比鉛子分兩每

一錢加二分餘做此布油單一張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錐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線

筒一箇藥線五百根硫磺兩頭備征火藥每出五

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鏡口不同子藥照

鳥鏡例加減火繩三根鏡手同鋒利腰刀一把火

鑷石一副

鏡手每名鏡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筈

一箇油罩一箇餘同上

刀棍手每名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

枝雙插二副

棒手每名大棒一根 弓刀手每名腰刀一把 弓鎗

手每名鈎鎗一把餘同上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臨時即克棍擊之用鐵尖可

刺俱習棍法、鍋一口、行負五人預備攻圍乾糧、止則可炊、

馬每匹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滾肚一條、韁繩二條、鐵楸一箇、木椿一箇、以上騾同、木夾板一副、鐙一副、通屨一副、絆馬繩二條、備馬皮條一副、布料兜一箇、草鋤每隊一口、打損藥一包、防塵破、擦敷之、鞭一根、

騾每頭馱架一副

### 騎神器

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爲管神器、把總專爲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營時、十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拒馬柞

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

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單層，便于出入。

步什器。

藤牌手，每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好水光拳石六塊。牌上各帶蒺藜十串，六箇接連。

狼筈手，每名狼筈一把。

每小隊輪帶拒馬一副，布城一堵，或杵或鏝一把。

火之一器，號爲神器。北虜有硝而無磺，東倭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饒，而反借以威中國。甚者雲南緬首，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若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

福船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闔船力而不闢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

海滄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非福船。

北設賊舟亦大，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闖，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蒼船一名臙艫，又蒼之大者。

蒼船最小，太平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柵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勢既不能冲犁，若使徑逼賊舟，以短兵闖力，我兵多敗，但賊舟甚小，一



入裏海必用蒼船以追之。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馳快便。近者改制爲艫船。比蒼船稍大。比海滄差小而無立壁。最爲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于陸。設使將水兵教練。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舟。功倍于陸兵。必矣。

開浪八槳船。網船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

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汎。但坐卧處不冠冕。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罩罩之。風浪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喫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沿淺沿塗打賊。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今遊士高談火器。杜撰奇巧。其實只鳥銃一種。當場尚  
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

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况一管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銳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撚不得入用指引唾而燃者有將火線滅

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

布城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外旣立有距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

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截鎗射弩，無不便宜。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雙立為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為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拒馬。

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土用屈鐵。

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

蒺藜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為一繩，俱用繩串入蒺藜心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牌上掛帶以行。

符牌。

此牌有數法，或用皮繡，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

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  
兵家厭昧術激我士心而非真以此爲恃也凡兵  
所帶繩串蒺藜掛于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  
下鋪地圓藤牌豈擊殺之器凡賴之以整部伍齊  
進止遮衆壯氣進如堵墻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  
功大爲可用然第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耳法  
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

破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  
鉛彈釘板可攔路

剛柔牌。

此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斲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  
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鏡必是遠放定無一二  
十步可放者其法以輕木爲長橈中用一檔牌身  
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蚕綿  
三斤用布序爲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白綿紙

每二張鬆鬆團爲一毬，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觔，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并勿坐卧結實。重可十五觔，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能辦耳。除此外，或以鐵爲鋒，或云用鷲毛人髮，或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皆不能遮。

嚼鉛子

嚼枚

某哨某隊某甲兵某人

後面某官押爲嚼

枚號令

竹籤四寸長，五分闊，上照式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飾掛頸，靜砲響各嚼枚肅靜。代圓枚而用更可查考。

鬼箭

鉄蒺藜糞汁炒染毒藥，戳脚曰鬼箭，撒地以爲阻路守險之用。

竹筒貯蒺藜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  
為底貯蒺藜懸之于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  
且速而不結除此皆不利用

廳石。此圈活掛上打去石發圈落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石搖勢一擲而去守  
城空用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椿于二三十步

橫路而下准草藏形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本  
軍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弩又無  
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  
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  
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  
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  
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

俱准着人身也。

木城。

用大小木爲之，每扇闊五尺，高牒五尺，衮木二道，贅大竹釘，浮于栓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立成營盤。

紙燈。

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黃油紙鐵絲燈一盞，俱粗四

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盞，吹鼓手三十八名，三十八盞，角旗八面，八盞，將纛一面，上燈四盞，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粗同，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

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五寸，每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左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長一尺，粗同。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八寸，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匾形高一尺二寸，橫二尺，匾四寸，隊燈高八寸，橫一尺六寸，匾四寸。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各燈一盞，用黑油布四層罩蓋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徙，或暗營倏明，令賊莫測。

一每兵置刀一、護漆碗一隻、腦包一箇、隨時色衣一件。

如遇調遣，給與卷甲。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弓箭亦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為檢給，或臨操易為辨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制造軍器，將官多推托有司，蓋避嫌耳。臨戎誤事，其咎誰歸？但銀兩出入不親，何嫌之有？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怨。須將官親為之，方俾實用，不然降式受成，縱使數更，得精加倍。



不無耽誤時月、且司出納者、惟知屢估、務至糜儉、以爲節省、經管無從侵尅、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何短估、法立弊生、如何杜得、

一各府州縣所製器械、徒費錢糧、無益實用、其故皆起于侵漁處多、當未製器之前、營求領造一費也、委官常例二費也、吏書庫子侵尅三費也、匠作冒破四費也、以故造作率多不堪、良可深恨、

哈赤之變、五年所矣、徵調不下數十萬、而未聞一

旅稱紀律者、至京營以暮氣司提調、其備巧固不任受甲、而甲亦不堪受、一切作器可知已、冒破既多、朽鈍如故、作器不可用、亦不能用、不及用、從來奴酋狙伏、伺軍需種種資具、始突來、若責左券、然西虜又挾奴以居、奇飽則颺去、非裔夷能窮中國也、殆中國自窮耳、窮則變、其自強也夫、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八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儀節

夫軍中可使必鬪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歿長。苟事急布惠當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送日不肯任怨。軍

禮之不興也久矣。今法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場，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從，少有犯者，卽得徑行網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網打，而後究理，惟侵剋一節，不在禁例。若牽引侵剋，以圖害本管隊長者，治以軍法。隊下士卒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臨士卒，亦必同甘共苦，而隊長之承哨長，哨長之承哨官，哨官之承把總，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若是而儀禮既明，一旦臨壘，孰不從命，自在各相上一等者，倡之，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軍禮豈不重哉。

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至險處，卽宐下馬，逐隊而趨。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卽時放入，不許攔阻執辱。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卽穿衣領赴

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  
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  
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營中紀綱最要嚴整該提調官一入武場便宜軍法從  
事不可一毫姑息務使上司令行于千總千總令行  
于百總百總令行于隊長隊長令行于兵士乃是軍  
法不然直兒戲耳千總而丁有違法剝兵者寧上察  
而治之部士告訐卽實各行罰治務使權在上不在

下違者重究

凡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  
奉金鼓號令者一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閱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  
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  
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  
立馬候過

凡隊總于旗總、旗總于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于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于下馬卽已、又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凡議過禮節、就是軍令更易、不得如隊長所管數人、既惡屬下抗違、已就不可、又效屬下復抗在上頭目、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以軍法治。

隊總、旗總、文移、只至于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督撫轉達兵部、偏裨以

下、不許擅徃、都會說人、是非、如有驀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結交京要、私寫揭帖、傾害他人、遇調發臨敵、騰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

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迎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凡進操及征調在外、與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卽戎裝錦繡、哨隊長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俱以軍容承接。

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跪聽把總授成、哨長跪聽、哨官授成、隊長跪聽、哨長傳令發放、小兵跪聽、隊長傳令發放、哨長以下、見把總叩頭俯伏、隊長以下、見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見把總一跪一揖、哨長見把總兩跪一揖、隊長不許長揖、哨長見哨官一跪一揖、隊長亦不許作揖、隊長見哨長作揖侍立。

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

則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亦務相揖讓、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三諫不聽、稟百總知、若因諫正、旗隊總既不聽、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不必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復曉諭旗隊總、再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即時口責、三次不聽、先將令書供在桌上、無卓則懸于壁、命犯兵跪

對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  
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  
者亦讓以兄禮凡事遜避不許衝犯餘則平處係百  
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依軍士共  
旗隊總同住例

凡平時無警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  
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繫絲其禮儀把總之待哨官哨  
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士許以鄉情從便相

待但坐須要側侍不許齊肩平列雖下至隊長與兵  
亦然

凡病兵初視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  
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  
一看營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更籌

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早晚先以  
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一十分每

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爲一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

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卽六千二百二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爲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倣此、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徐行二百里、每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晝夜兩停爲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前後夜極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盈冬至前後夜極長、五十九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序短長增減計籌、假如九十步安一直更、徃回二百八十步、發一更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籌盡天

曉、其夜天曉、卽以此定之、行兵以今箭代籌。

浙東潮信

初一初二三十四寅申長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長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長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長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長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長

未平。

一朝生爲潮汐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太陽出沒應潮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鷄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與十二，出寅入申仔細詳。

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微，二八五更二點歇，三七平光起寅時，四六日出寅無別，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仲冬纔到四更初，此是寅時須切記，占風濤。

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按方有關，卽此方風來，日沒臘脂紅，無雨也有風，返照在日沒前，臘脂紅在日沒後，星光閃爍，不定主風，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

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  
淫大雨同作、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更多、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夜起之風必毒、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  
最難晴、凡春風易于傳報、一日南風、必一日北風、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靜、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  
急、北風吹起便大、春南夏北、有風必雨、雲若砲車  
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

花、主風起、雲若魚鱗、不雨卽風、凡雨陣自西北起  
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  
急易晴、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壯雨、白壯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夜間聽九道遙鳥叫、卜風雨、一聲  
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鰕籠張得鱗魚、主風、  
水蛇蟠在蘆葦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  
卽至、望上稍慢、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次風雨、俗

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  
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北風、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  
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筭至五  
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  
風、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  
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十月忌初

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十一月冬至風、臘月廿三

四掃塵風

悍師時以禮儀、儼然不可近、雖經題請或不以  
國體、而以私讎、則爭之旁溢、如前僨事者可鑒也、  
然屈極矣、伸之當自下、始若占候避就、寔大將之  
餘技、使乎藉遁甲、繡地以威敵、古人用已、久矣、故  
薄而不錄、以砭好奇、并誣世者、

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

南蘭陵董承詔綸宰父譔

公諱繼光字元敬初號南塘先世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歿子斌受職有開國  
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僉登州衛指揮事宜  
無嗣有弟曰寧襲之寧生景通卽公父孝廉將軍  
也公隆準方頤沉毅有度具文武才弱冠服官累  
部良家子備胡曉暢北邊利弊有請纓之志無地

也。尋以備倭擢都司。乙卯叅將事于浙。正巨寇徐海王直等勾倭內訌。變起倉卒。憇調諸省及土夷諸客兵。狼心難控。且肆剽掠。愆期以至。遇寇復遁。于是公有練土著之請。衆譁然難之。公因募丁烏傷。剗陣使習。名曰鴛鴦。取其短長。兵叅差相衛也。節制一新。脆弱皆武。因而犄角。遇寇身先奮擊。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九戰皆捷。烏夷畏之如虎。江右山寇黎天明等。糾上杭邵武等賊七千餘衆。縱

橫鉛山貴溪間。撫臣邀公分兵兩援之。公曰。非兵法也。萬一風雨賊或變更。則兵勢孤矣。所謂分者。祇于十里餘分。而度其必合。合而可使。或分。正如率然救首救尾。乃爲得計。旣而謀報賊果焚巢。移屯上坊。然竟忤撫旨。寇平賞卒不行。迨壬戌閩以島夷猖獗。當事謂公所部兵訓有成效。亟請以援閩。不然閩且不保。

詔下。公總材官練卒以往。公初啓撫道集注林部署

三大營機宜，公進曰：「僉劉兩公拒賊數月，今一旦掩而有之，何以堪！願請身當敵衝，兩公爲翼擊，功賞共之，不敢顯衆嘖嘖多公讓也。」公破橫嶼、牛田後，勢如破竹，而兵以格江右之賞，咸沮。公曰：「兵者氣也，不惟却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以賞冲鋒者，戮退縮者。乃進時賊結隊攻仙遊，製呂公車，高城丈許，三面蔽以竹木，綿羶網繆數匝，內層

梯布階，匿賊百餘衆，直逼城堞，車頂復駕飛橋，度越女牆，城中危且旦夕。公大驅賊還，遂以火攻巢車，悉燬。自此王倉、蔡坡等處轉戰俱捷，復閩陷城者七，搗龍頭，殲吳平，山海戡，爰大定。公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

上命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任子壽國，丁卯秋，東西虜分犯塞，攻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

上趨召公，旋以流言使殿京營。公忠孝人也，盤錯彌厲。

乃商輔兵策歷陳自強狀如伏波聚米詳具全疏  
中籍令當事開誠納之募三輔而張六師公得顯  
制惟所批道商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此  
其時也部持兩端不可遂出爲總理薊昌三鎮練  
兵因上邊事復兼鎮守力請募南兵教車戰因塹  
堙建臺燧亘二千里屹然金湯臨敵聲援聚若淵  
魚奔若超忽小入大入戰卽創虜生俘渠首長禿  
以歸諸部懾公威奉漢索惟謹薊功論最

天子勞苦公官任子執金吾先是趙高在事或蜚流言  
不有江陵公幾殆江陵故習聞外事目屬公而心  
多之公願得連十萬衆問罪匈奴遺

中國數十百年之安江陵避公視若左右手寬中制  
以待上功及江陵歿齟齬倏起有喙三尺公竟量  
移而賣志于牖下公春秋纔一甲子也初孝廉將  
軍班白始舉公操之嚴公綦履過庭孝廉大詬曰  
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



不爾屢爾將餐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竟裂之乃  
罷鄉有私孝廉者曰何以遺後世孝廉呼公慰曰  
吾遺爾不貲歲之

帝所富盛矣且不戒心于盜迨公入長安設祖郊外復  
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公跽進曰見當哀  
益何敢損以故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  
田囊無宿鏹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公著作甚盛垂  
訓有家乘愚愚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籌

國有請兵辯食芹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  
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諸集夫識時務者  
號爲俊傑俊傑在識時務所極重者而亟返之不  
然如腹笥如懸河亦安濟緩急乎哉使今日如公  
以浙用浙在薊則願堂堂正正得一當虜何至以  
客兵苦遠而以徵調騷海內也公慷慨公忠嘔心  
任事故隨地轍效至今功德猶在人心日間三十  
餘禩爵伊竟無有爲公鳴諸

天子今首揆特疏請之、以慰拊卹、以風後起、且錄公後  
公可以吐氣千秋矣、公亦艱子、公自謂出奇計始  
得之、丈夫子四、長祚國、以祖職起官、次昌國、執金  
吾新晉二階、次報國、典國、皆庠生、

江陵相業

聖明已憐而昭雪矣、如公勞苦功高、乃忍終蟻、公哉

然竟以此、而身後贈謚之榮、未有及也、汪王諸  
名公、亦不得爲公立傳、刻成無以弁諸首、抑綜  
其略、使觀者有端緒云、戰功次第、詳誌中、

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誌

新安汪道昆伯玉

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  
坐神機營、母閭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  
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  
閏朔、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

五年舉介子足當屬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  
太夫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榻內是  
日日華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  
諸則余所易也幼而好美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  
士受大還劍兩烹黍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扇  
少保進武火大烹扇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  
子冒不測而櫻九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黍皆成  
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歎曰鼎實有非孺子

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非先世咎惟予無良孝廉  
以木器貯硝樓上戒勿上少保私舉火爲戲氣燄  
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園而  
燔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  
始舞勺隆準方頤毅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  
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爲儒以經術著  
旣冠奉孝廉命上勲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  
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

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門家。少保既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常市一魚，三斬待餽。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待，問有餘曰：亡矣。則以臠在腹而陰自奉，心曠之。暮以魚腹羞，少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

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在中軍，從使者，使者起文學侍從，矍喏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急推轂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千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遁陳兵入疆邑，人奮鈐棘禦之。

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空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兵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夷、空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陣、惡用、鵝、鶴、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

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矟、至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巴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庸征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巴氏旣失筴、無敢食言、寇雺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擢

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  
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  
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山寇陸梁海寇盤  
踞廣叛兵乘亂出入眦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  
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  
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  
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  
操壺漿迎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嗜利如蠅旋撲旋

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  
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  
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  
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  
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  
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  
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  
劔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旣入省會

勒功平遠臺少保旣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  
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  
外乎余爭之疆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聞寇入莆城  
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  
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旣而大司馬趙公代  
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  
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籍而死  
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從視首功居多語

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卽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廷臣議

召譚司馬戚總兵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  
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部東南虜馮積威劫  
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腹軍費案外舍兒視  
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爲功級旣曠而賞有差  
剗殯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  
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

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氏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穹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蔽矣如不入何第捫勿談

舍惟命總戎自言世受參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旣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大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矢言薊當有膂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遞圯遞



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詣戍士晝地受工。跨營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睥以守。退則畚休。第力詘未能舉。羸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旣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

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爲植。少合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誓益以壯麗。獻功不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引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睥。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

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餉。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首。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

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關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闡。閱比還報。悉以狀聞。旣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幼何旣而遷。修薊功。遞進左都督其

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  
保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  
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閔薊人願亟召還不得  
請則勒石頌公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  
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驚而張先後有  
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  
舉昌國楊姬舉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日操白

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慙  
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  
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  
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狗客悉歸而暴折卽延醫  
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日鷄三號將星隕矣  
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闕功  
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  
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卽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亡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遑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卹典旣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

諸職方旣去薊畱千金造卿相載歸聞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常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蕭愨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

世祖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膺下終焉豈真天定乎哉

後序

肅廟之季東南倭變一時名將若俞旰江  
若戚孟諸若劉草堂並駕以有聲當世然  
李于鱗輩右草堂顧冲菴輩右旰江而汪  
南溟王鳳洲輩則右孟諸夫三將軍戰功  
次第一一在睹記間而議者軒之輕之遂

爾紛紜而况隱鱗卜筮欲崛起而登壇者  
乎毋怪今日之嘆乏才也予嘗經薊鎮渡  
廈門指點塞垣低徊戰地黃鵠白鳧猶稱  
述戚將軍不置口當日原起非常工破歲  
月且費金錢無算非有人大主持於上將  
齟齬隨之亦烏能告成事也哉然卒以江

陵爲累讀武夷水光石上數語未嘗不壯  
之而悲其遇也大抵人臣爲國家功不必  
自己出戚將軍著書爲後武津梁南倭北  
虜剽其緒餘足以樹尺寸猶然生之年也  
豈斤斤一封侯足多哉于鱗諸公恡一大  
將名目位置三將軍不相下以予詳閱諸

集卽推轂孟諸無愧也兵凶戰危趙括易  
談之爲若翁所黜予不幾以提鈞爲諸名  
碩所抑揄乎聊因俞戚有成書當彙而公  
諸韎韋以見作者自足千秋而戚行先之

晉陵何言選默甫識

